

[法]圣艾克絮佩里 著
黄荭 主编

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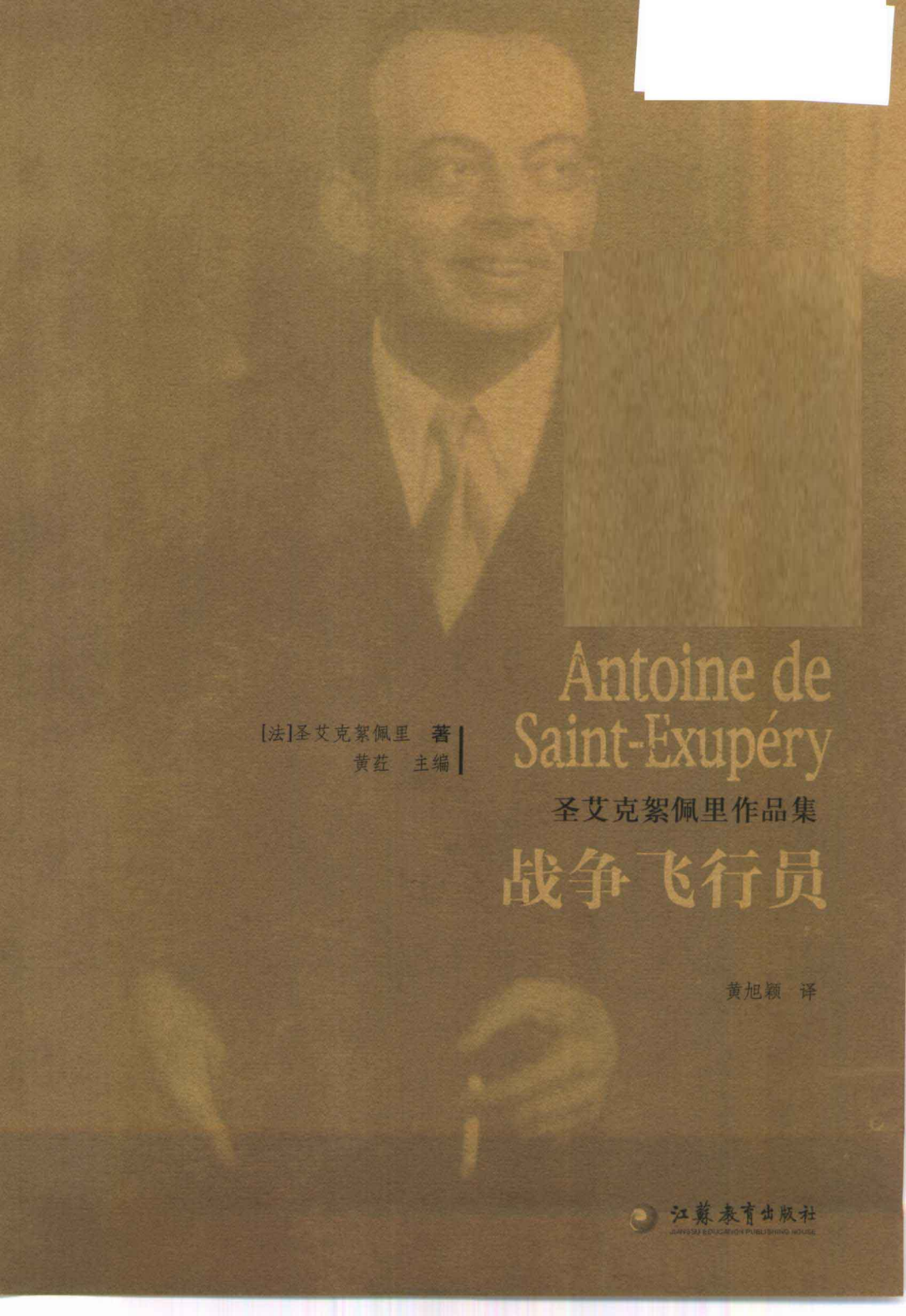
战争飞行员

黄旭颖 译

尼采与纪德设计了一种道德，用激扬优美的文章宣扬，惟有圣艾克絮佩里在危险与充实的人生中身体力行。

——玛佳·德斯特朗





[法]圣艾克絮佩里 著
黄荭 主编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

战争飞行员

黄旭颖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飞行员/(法)圣艾克絮佩里著;黄旭颖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

(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

ISBN 7-5343-6196-6

I. 战...

II. ①圣...②黄...

III. 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350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战争飞行员

作 者 [法]圣艾克絮佩里

译 者 黄旭颖

责任编辑 许敏敏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邮政编码 072750

开 本 880×1270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页 2

字 数 77 0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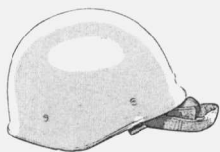
印 数 0001—5100

定 价 1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阿里亚少校以及我在空军侦察部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战友，特别要送给侦察员莫罗上尉以及侦察员阿藏勃和杜特尔特中尉，在1939—1940年的战争中，他们在我所有的军事飞行中先后与我同机，我终生是他们忠实的朋友。

——圣艾克絮佩里

ADA38A+10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0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0
第八章	33
第九章	37
第十章	40
第十一章	48
第十二章	51
第十三章	55
第十四章	61
第十五章	68
第十六章	71
第十七章	86
第十八章	89
第十九章	92
第二十章	99
第二十一章	103
第二十二章	113
第二十三章	120
第二十四章	125
第二十五章	133
第二十六章	138
第二十七章	142
第二十八章	150
译后记	153

第一章

我无疑是在做梦。我在上中学。十五岁。耐心解答我的几何题。双肘支在黑色书桌上，我老实地用着圆规、尺子、量角器。我勤奋而安静。身边有些同学在低声说话，其中一位在黑板上连数字，另几位不那么认真的，在玩桥牌。时不时地，我在梦中游弋得更远，向窗外看上一眼。一根树枝在阳光下温柔地摆动。我久久地望着。我是个不专心的学生……享受这阳光于我是种快乐，一如我细细地品味散发着童年信息的课桌、粉笔、黑板。我身在这受人宠爱的童年里有多高兴啊！我很清楚：先有童年，中学，同学，接着考试的日子就来了。得到文凭。忐忑不安地跨过一道门槛，然后一下子成了大人。于是踩在地上的脚步更沉重了。这就踏上了人生旅途。旅途中最初的脚步。终于要对真正的对手动用武器了。量尺、角规、圆规，我们将用它们搭筑世界，或战胜敌人。游戏结束了！

我知道一名中学生通常不怕直面人生。中学生迫不及待。人生的苦恼、险阻、辛酸吓不倒他。

而我却是个古怪的中学生。我是个了解幸福的中学生，不那么急着去面对人生……

杜特尔特经过。我叫住他。

“你坐下，我给你表演一套扑克戏法……”

我很高兴地给他找到了黑桃 A。

杜特尔特坐在我对面，一张同我的书桌一样的黑色书桌上，晃着两腿。他笑了。我也谦虚地笑了。佩尼科加入了我们，手臂搭着我的肩膀：

“怎么样了，老伙计们？”

上帝，这一切多亲切呀！

有一位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叫了两名同学出去。他们放下手里的尺子、圆规，起身出去。我们目送着他们。他们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他们被人丢进了人生。他们的科学知识可以派上用场了。他们将像大人一样，在对手身上试试自己的锦囊妙计。奇怪的中学，这里每个人都早晚要走。没有隆重的送别。这些同学甚至没有看我们一眼。而人生的机缘巧合或许会把他们带到比中国更远的地方。那样地遥远！离开中学后，大家为了生活四处漂泊，他们能保证后会有期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这些还生活在孵化器的温暖平静里的人……

“听着，杜特尔特，今晚……”

可是同一扇门再次打开。我好像在听宣判：

“圣艾克絮佩里上尉和杜特尔特中尉，少校找你们。”

中学时代结束。这就是人生。

“你，早知道该轮到我们的了？”

“佩尼科今早飞过了。”

我们肯定要去执行任务了，既然他们叫我们。现在是五月底，我们全面撤退，一塌糊涂。牺牲机组就像往森林

大火里倒几杯水。当一切都在崩溃，人还怎么顾得上风险呢？全法国现在还有五十个侦察机组。三人一组，共五十组，其中我们 2/33 大队^①有二十三组。三个星期内，我们已经失去了二十三个机组中的十七个。我们像蜡一样熔化。我昨天对卡瓦尔中尉说：

“看看战后我们还剩多少。”

卡瓦尔中尉回答道：

“我的上尉，您总不至于妄想战后还能活着吧？”

卡瓦尔不是开玩笑。我们很清楚，他们除了把我们往火坑里扔外别无他法，尽管扔了也是徒劳。全法国就我们这五十个机组。我们肩上担负着法国军队的所有战略任务！一片大森林着了火，用几杯水来灭火；它们定会被牺牲掉的。

这是对的。谁会想去抱怨？在我们这儿，除了“好的，少校。是的，少校。谢谢，少校。明白，少校”之外，还听到过别的回答吗？可是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有一种印象比其他任何印象更鲜明。那就是荒诞的印象。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摇摇欲坠。一切都在崩塌。如此彻底，以至死亡本身都显得荒诞。死亡，在这场混乱中，缺乏严肃性……

我们走进阿里亚少校的办公室。（他今天还在突尼斯指挥同一支 2/33 大队。）

“你好，圣艾克絮佩里。你好，杜特尔特。请坐。”

我们坐下。少校将一张地图在桌上摊开，转身对通讯员说：

^① 为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简称，以下同。

“给我拿气象报告来。”

接着他用铅笔轻轻敲打桌面。我端详他。他面容疲惫。他没有睡过。他乘着车来来去去，寻找一个幽灵参谋部，师参谋部，军分区参谋部……他试图和一个不分发配件的军需储备库斗争。路上他遇到乱作一团的交通堵塞。他也主持过最近的一次迁移，最近一次驻扎，我们像可怜的穷光蛋被不留情面的门卫追赶，只得换了地方。阿里亚每次都能救飞机、卡车、十吨物资于危难之中。不过我们猜他已经是精疲力竭、濒于崩溃了。

“呃，是这样的……”

他继续敲桌子，不看我们。

“这挺麻烦……”

他耸了耸肩。

“这是个麻烦的任务。可是参谋部坚持。非常坚持……我争论过，可他们还坚持……就是这样。”

杜特尔特和我透过窗户，看到一片宁静的天空。我听见母鸡咯哒咯哒叫，因为少校的办公室安在一所农场里，情报室安在一所学校。我不会拿夏天、成熟的果树、长分量的小鸡、生长的小麦去和近在眼前的死亡作比较。我看不出夏天的宁静在什么地方有可比之处，也看不出事物的温和有什么地方显得讽刺。可我有一个朦胧的想法：“这是一个坏了的夏天，一个出了故障的夏天……”我见过被遗弃的打谷机，被遗弃的割捆机，路旁水沟里被遗弃的抛锚汽车，被遗弃的村庄，空无一人的村子里泉水兀自流淌。清泉，人费了多少气力得来的，而今成了水塘。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荒诞的画面。画面上是停摆的钟。所有停摆

的钟。乡村教堂的钟。车站的钟。空房子的壁炉上的钟。这间逃了钟表匠的铺子里，一满架失了生气的钟。战争……人们不再给钟上发条，不再收甜菜，不再修车厢。水，用来解渴的水，用来洗净乡村姑娘礼拜天戴的漂亮花边的水，在教堂前泛滥成一片水塘。而人在夏天死去……

我好像得了病。医生刚对我说：“这挺麻烦……”这下该想到公证人，想到活着的人。其实，杜特尔特和我都听懂了，这是一项敢死队任务：

“鉴于目前的情形，”少校总结道，“我们无法过多地考虑风险……”

当然了。我们“不能过多”。谁都没有错。我们心中凄然，没有错。少校感到窘迫，没有错。参谋部下达命令，也没有错。少校不大情愿，因为这些任务太荒谬。这些我们明白，参谋部心里也有数。它下命令是因为必须下命令。在战争中，参谋部就得下命令。它下命令给英俊骑兵，或者，更现代点，给摩托骑兵。哪里出现了混乱和绝望，每个英俊骑兵都会跳下热腾腾的马背。他指引未来，犹如三博士的星光^①。他带来真理，而命令能够重建世界。

这，就是战争的景象。战争的彩色画片。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让战争像个战争的样。恭恭敬敬地。每个人都努力遵循规则。或许，这场战争还真心实意想有个战争的样。

就是为了让它看着像场战争，他们漫无目的地牺牲机

^① 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时，东方有三博士循他的星光寻访他。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

组。没有人愿意承认：这场战争什么也不像，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一幅图像与之相符，我们用力拉动的绳索已和木偶失去联系。参谋部信心满满地下达这些哪儿也到不了命令。他们要求我们去搜集不可能搜集到的情报。飞机无法担负向参谋部解释战争的重担。飞机通过侦察，能够证实一些假设。可是已经没有假设了。事实上，他们发动五十个机组，给没有面目的战争塑造一副面目。他们同我们说话的口气，像在和一群算命相士说话。我看着杜特尔特，我的相士侦察员。昨天，他向一位师部的上校抗议：“距离地面十米，时速五百三十公里，我怎么给您确定敌军方位呢？”“当然，你总能看到他们从哪里向你开火吧？如果有人向你开火，那就是德军阵地。”

“我笑死了。”杜特尔特争执回来后说。

因为法国士兵从没见过法国飞机。从敦刻尔克到阿尔萨斯分布着一千架法国飞机。确切地说，它们的数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前线若有一架飞机呼啸而过，那一定是德军的。务必要在它投炸弹以前将其击落。刚听到它的一声轰鸣，机枪和大炮已经猛烈开火了。

“用这种办法，”杜特尔特补充道，“他们的情报可要宝贵了！……”

他们会重视的，因为考虑到战争的形象，应当重视情报！……

话虽如此，可战争也出了毛病。

幸好——我们很清楚——他们毫不看重我们的情报。我们无法传递情报。道路拥堵。电话出故障。参谋部要紧急搬迁。敌人阵地的重要情报嘛，是敌人自己提供的。

几天前我们在拉昂附近讨论过战线的可能部署。我们派了一名中尉前往将军处负责联络。从基地到将军那儿的半路上，中尉的车撞见了一辆横在路中的压路机，后边隐蔽着两辆装甲车。中尉想调头。可一串机枪扫射当场打死了他，司机受伤。装甲车是德国人的。

说到底，参谋部就像个桥牌选手，隔壁牌室的人问他：“我的黑桃 Q 该怎么打？”

那孤独的人耸耸肩。他根本没看到人家的牌，能怎么回答呢？

可一个参谋部是无权耸肩膀的。如果它还掌握某些战争要素，它就该让这些要素行动起来，操纵它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只要战争还在持续。尽管盲目，它还是该行动，并且操纵行动。

但是随意地分派一个角色给黑桃 Q，也不容易。我们已经注意到（先是惊讶，后是平心静气地）一个我们早该预见的问题，那就是当崩塌开始时才发觉无事可做了。人们认为失败者被问题的洪流吞没，为解决问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步兵、炮兵、坦克、飞机……但是失败首先会掩盖问题。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游戏了。不知道该如何使用飞机、坦克、黑桃 Q……

他们随手把它往桌上一丢，为了给它找一个有用的角色已经绞尽脑汁。这引起的是窘迫，不是激动。激动只装点胜利。胜利能够组织，能够建设。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地搬他的石头。而失败则使人笼罩在一种支离破碎、烦恼，尤其是不知所谓的气氛中。

因为要求我们去完成的任务就是无谓的。一天比一天无谓。一天比一天血腥,无谓。下达命令的人为顶住山体滑坡,除了将最后的王牌扔到桌上,别无他法。

杜特尔特和我是王牌,我们听少校的。他向我们部署了下午的行程。他派我们以七百米的高度飞越阿拉斯地区的坦克营,回航时做一万米的长途飞行。他和我们说话的口气像是说:

“你们沿右边第二条街,一直走到第一个广场的拐角处;那里有家烟铺,给我买些火柴回来……”

“好的,少校。”

任务既不更有用,也不更无用。下命令的语言既不更热情,也不更冷淡。

我对自己说:“敢死队任务。”我想……我想到许多事。我要等到夜里再好好想,如果我还活着。可活着……任务容易时,三次回来一次。任务有点“麻烦”,回来自然更难。现在,在少校的办公室里,死亡对于我既不庄严,也不崇高,既不英勇,也不令人心碎。大队失去我们,就像在铁路中转站的混乱中丢几件行李。

并不是我对战争、死亡、牺牲、法国没有别的想法,而是我缺乏指导性的思想、明确的语言。我的思想充满矛盾。我的真理是碎片,我只能一片一片地去考虑。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在夜里细细思量。可爱的夜晚。夜里,理智已入眠,只有事物依旧存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会重回原形,在白天毁灭性的分析后幸存下来。人将他的碎片串联起来,回复成静静的树。

白天是留给家庭场景的,而夜晚,吵过架的人又重拾

爱意。因为爱比口舌之争的力量更伟大。男人在星空下倚着窗，重新担起对熟睡的孩子、明天的面包、妻子的安眠的责任，她是如此娇弱、温情、易逝。爱，是无法讨论的。它存在。让夜晚快快降临吧，向我展示值得去爱的明证！让我思考文明、人的命运、对我的国家的情义。让我愿意为某个急切的真理效力，尽管它也许还无法表达……

我此刻简直像个遭神遗弃的基督徒。我和杜特尔特老老实实在地扮演我们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就像拯救毫无内容的宗教仪式，因为神已经远去。我要等待夜晚，如果我还能活着，我要步行走上穿过我们村庄的大路，带着我深爱的孤独，去想清楚我为什么要死。

第二章

我回过神来。少校向我提了一个奇怪的建议：

——如果这个任务让你太为难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我可以……

——哪里，少校！

少校很清楚这样的建议是荒诞的。可是，当一支飞行队伍迟迟未归时，人们才会回想起临出发前机组成员脸色的沉重。这份沉重仿佛是某种预感的信号。大家纷纷自责忽略了它。

少校的踌躇让我想起伊士拉埃尔。前天，我正在情报大厅的窗户前抽烟。从窗玻璃中看到伊士拉埃尔飞快地走过。他的鼻子通红。一个十分犹太的又大又红的鼻子。伊士拉埃尔的红鼻子骤然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被我端详着鼻子的伊士拉埃尔，我对他本人也有着深深的友谊。他是大队里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最勇敢也最谦虚的飞行员之一。我们频繁地向他谈起犹太人的谨慎，这恐怕使得他把自己的勇敢也当成了谨慎。充当胜利者是要谨慎小心的。

所以，我注意到了他的大红鼻子，但只是一晃而过，因为他那飞快的脚步很快就把他和他的鼻子带走了。我转过身，认真地问卡瓦尔：

“他怎么会有那样的一个鼻子呢？”

“妈妈生的呗。”卡瓦尔答道。

随后他又加了一句：

“可笑的低空飞行。”说完就走了。

“啊！”

当然，这天晚上，当我们放弃对伊士拉埃尔归来的等待时，我想起惟有他的鼻子，长在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的鼻子，天才般地表现出最最沉重的忧虑。如果是我命令伊士拉埃尔去飞的，这个鼻子的影像一定会久久地盘桓在我心头，责备我。当然，伊士拉埃尔对飞行任务未置一词，除了说：“是的，少校。好的，少校。明白，少校。”当然，伊士拉埃尔的面部肌肉没有一丝颤动。然而他的鼻子，悄悄地、狡猾地、不守信义地变红了。伊士拉埃尔管住了他的面部表情，却管不住他鼻子的颜色。鼻子悄然在一旁夸张地表现着。伊士拉埃尔不知道，鼻子已经向少校表达了它强烈的反对。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少校不喜欢派他觉得有预感的人去飞。预感几乎总是出错，但它能让战争的命令带有审判的意味。阿里亚是个指挥官，不是法官。

同样，那一天，军士 T 也是如此。

伊士拉埃尔的勇敢与 T 的胆怯可谓不相伯仲。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真正表现出胆怯的。当 T 接到战争命令时，看得出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切来得简单，不可避免，而又缓慢。T 从脚到头逐渐变得僵硬。面部没有一丝表情。两眼泛起亮光。

伊士拉埃尔的鼻子在我看来是窘迫的，为伊士拉埃尔

可能的死亡而窘迫，同时又是愤怒的。而 T 呢，受到如此本能的打击，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内心变化。他没作任何反应：他那是在蜕变。命令宣布后，他只是起了焦虑。焦虑让他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均匀的光芒，T 自这一刻起变得遥不可及。仿佛在他和宇宙之间有一片无情的沙漠在蔓延。我从未见过如此这般的恍惚。

“那天我真不该让他去飞的。”少校后来说。

那天，当少校向 T 宣布了出发的命令后，他不仅面色苍白，甚至还笑了起来。只是笑。或许死刑犯在受刑前的反应就是如此。

“你状态不好，我替你吧……”

“不，少校。既然轮到我，就该我了。”

T 在少校面前立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没把握……”

“该我了，少校，该我了。”

“你瞧，T……”

“少校……”

他像堡垒般不可动摇。

阿里亚说：

“所以我就让他飞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无法解释。T 是机上的机枪手，有一架敌军歼击机企图攻击他。但由于机枪发生故障，敌机掉头返航。在飞机进入基地附近前，飞行员一直与 T 在交谈，未发现任何异常。但在着陆前五分钟，突然没了回答。

夜里，人们找到了 T，头被尾翼打得粉碎。他在十分